

印城华人人物速写系列之钱少敏——

翰墨丹青写春秋

作者：罗雯

前言：在印城定居多年，忽然就有了撰写一个华人社区人物系列的想法。这种想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更为强烈的冲动。我想肯定是这些人物身上有种特质触动了我，让我喜欢，让我仰慕，让我不得不拿起笔来，试着描摹他们的人、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骨感的现实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渡过最初的艰难，丰盈的物质也需要丰满的精神匹配，以避免堕入平庸无聊的陷阱。就这样，每个踏上移民征途的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探索着自己的道路，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定位契合点。在异域他乡不同的文化生活背景下，这种寻找注定是冲突中求融合、妥协中求坚持的一个漫漫过程。

印城的华人社区无疑是群英荟萃，卧虎藏龙。这个人物系列要讲述的人就在我们当中。和我们一样，他们喜过我们的喜，痛过我们的痛。希望这组浮光掠影的人物速写，能够让读者一窥他们走过的道路，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引起心有戚戚的共鸣，让读者为自己前行的道路点亮一盏灯，即便是微弱如豆。

多年前就听闻印城华人中有一位书法造诣极高的钱先生，后来虽有几面之缘，却从未见其墨宝。今年四月无意中看到先生用小楷写的景福殿赋，瞬间就被震撼了。人言大字不易，小字其实也难写。因为字小，行文提笔、钩折辗转需要很强的控制能力；又因为字多，布白结构上更是讲究，否则一味整齐却流于呆板；最难得的是小中又现大字的神韵风采，所以小楷很见功力。笔者对书法是没有什么研究的，但记得当时不由自主地感叹说，看了钱先生的字，不觉心驰而神往矣。于是斗胆提出采访钱先生的想法，没想到钱先生豁然应允。

鸿蒙初辟 爱上书画笔墨

钱先生全名钱少敏，字淳，生于浙江杭州。杭州素有文化历史之名，吴越、南宋两朝都曾定都于此。因为地理便利，商贸发达，城市繁荣，历史上的杭州逐渐演变成为中国精致文化的代表。琴棋书画，诗酒茶花，杭州有着自己独特的“士族精神，书生气质”。这种得天独厚的人文气息潜移默化中在钱少敏的身上和他以后的艺术道路打上了永久的烙印。

钱少敏的父亲，钱伯贤，是一位资深书法家。钱老先生启蒙于钱氏家族学堂。学堂的私塾先生字写得极好。学堂里每天上午背诵《三字经》、《二十四孝》，下午描红临帖。后来各种变故，钱老先生还是牢记老师“一日不练，三日不补”的教导，常年坚持，临池不辍。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钱老先生入省政府机关任职，负责文案工作。当时有规定，档案材料只能用钢笔和毛笔存档。这好比老鼠掉到米缸里，老先生真是乐在其中，坚持只用毛笔抄录各种档案，直到退休。据旧时同事回忆，老先生用毛笔写字，一点也不比别人的硬笔慢！

钱少敏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用小楷抄写了《老三篇》，

挂在家里墙上。墙对面正好是他的床。他每天都会看上好几遍，渐渐地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刚上小学，父亲就送他一只羊毫笔，一本柳体的雷锋日记字帖，还有毛边纸。就这样钱少敏开始临砚练笔。那时候他每天练六十个字，父亲会帮助他分析笔法和结构特征。过了半年左右，钱少敏的书法就有了一点基础了。

因缘巧合 得名师指点

两年后，钱少敏的书画生涯在历史的变更中发生了很大的转折。

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邦交关系。对日本，中国政府推行“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政策，为了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中日民间文化、贸易交流日渐丰富。因为地理位置，杭州作为东南文化重镇，历史上对中国文化东传起到很大作用。杭州对一衣带水的日本书法界的影响亦是深远，这从唐代褚遂良，孙过庭，到宋代禅家心法墨迹对日本书法的影响可见一斑。

1971年，日本书法界向浙江外事办公室提出和杭州进行书法交流的意向。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几年，许多传统和文化都被打倒抛弃，哪里还找得出什么青少年书法人才用来交流。于是，浙江外事办一方面和日本定好协议，将书法交流安排到来年举行，另一方面从全杭州各个小学紧急选拔了三十几个小苗苗，集中在杭州青少年宫培训。因为已有的书法底子，钱少敏也被遴选其中。

在中国，一切可能有外事影响的事都是大事，所以派来教这帮小毛孩的居然是书法前辈沙孟海先生和他的弟子们。1971年，沙孟海先生时年七十有一，早已是纵横书坛的泰山北斗，于语言文字、文史、考古、书法、篆刻等都深有研究。钱少敏现在还记得自己喜欢去沙老师家，帮老师烧茶倒水研磨，执弟子礼。说到这，钱少敏还忍不住得意地

说，“以前这都是他夫人的事，后来都被我包办了。”

在名家的熏陶指点下，钱少敏先从颜筋柳骨开始，后学苏东坡，兼习古代诸家碑帖。当时书法培训班的同学来来去去，只有钱少敏一头扎进书法的天地里，前后跟随了七八个老师，潜心研习了多种书法风格。

钱少敏的父母也非常支持他。父亲有空就和他一起学习研究书法。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父亲鼓励他；他偷懒松懈时，父亲督促他；他有成绩的时候，父亲为他高兴。母亲更是对他每天练书法的时间管得狠狠的，一分钟也不放过。那时，钱少敏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父母总是挤出钱来买纸买字帖。他家附近清泰街上有一家古文书店，父子俩就是那里的常客。有时淘到一本满意的字帖，两个人都会高兴好一阵子。书法这个共同的爱好的，成为父子俩精神和感情的纽带，贯穿了钱少敏的一生。

这样一直坚持到了1978年，钱少敏的书法基础也在数年如一日的苦练中一天天夯实。

修身养性，悟做人治学之道

在多个老师之中，钱少敏受朱关田老师的影响最大。朱关田是沙孟海的五大弟子之一，后来成为江浙书法界的带头人，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和西冷印社副社长。据说朱关田老师自幼喜好书法，为学书法，“以瓦钵当砚，清水为墨，方砖代纸，棕帚作笔，废寝忘食”。说到他的影响，钱少敏肃然起敬，“我现在都记得，朱老师经常对我们讲，做任何事情之前，先要学会做人。”

钱少敏最先研习的是唐代书法家柳公权的字。柳字清爽秀丽而又法度森严，深得他的喜欢。所以当老师建议他转学颜真卿时，钱少敏不甚理解。老师就跟他讲了颜真卿的《祭侄季明文稿》和背后的故事。

颜真卿是唐朝的大臣和书法家。无论为官做人，均刚正不阿，忠义坚贞。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谋反，颜真卿联络其兄长常山太守颜果卿起兵讨伐叛军。然“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颜果卿及其子季明先后罹难，颜门一族三十余口亦遭杀害。后颜真卿命人寻访得到季明的首骨。《祭侄稿》就是颜真卿为季明骨归追写的祭文。

钱少敏说，“颜真卿是在悲愤万分的心情下写下这篇稿文的，从首句到结尾，你可以看出，其情怀起伏而笔势磅礴，是典型的人书合一的代表。”按元鲜于枢评，《祭侄稿》是“天下第二行书”。

再临颜字时，钱少敏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颜字的书法美和颜真卿的人格美从此驻留在少年的心中。

聊到另外一位书如其人的书法家，钱少敏显得有些激动，那就是有道“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大文豪苏东坡。当代知名文化学者于丹曾说过，有一种生活态度叫苏东坡。想一想他的一首定风波，“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启示和顿悟了多少古今人物的人生。“我

喜欢苏东坡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在他的笔下，生活是一片灿烂。”钱少敏接着说，“苏东坡纵然一生坎坷，几经贬官放逐，但是你看，他在文学和书画艺术上依旧能精进大成。”

显然，钱少敏从书法中找到最好的诠释。自然而然，他转到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顾名思义，此帖是苏东坡在寒食节见景所发，词意苍凉，但其坚韧豁达的性格却藉以书法跃然纸上，通篇起伏跌宕，笔势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毫无颓势，成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用钱少敏的话说，苏东坡的字力啊，就是十二级台风来了，也吹不倒。

作为反例，钱少敏多少有些不屑地提起明朝的董其昌。董其昌可是连康熙皇帝都最爱的书法家啊，康熙还曾亲临董其昌的书帖。可是钱少敏却摇摇头，“这个人啊，多次出任入仕，一生穷思只是为保存自己，从不为百姓着想，倒是活到八十几岁。他的字看起来华丽流畅，却有虚怯之意，你仔细看看，没有风吹，都会倒！”

说到这里，钱少敏直视着我，一顿一顿地说，“你知道吗，这些内在的品格，平时也许看不出，一旦有什么事情或大事件，就会表现出来了。”

就这样，钱少敏一边浸淫书法，在艺术的道路上潜心探索，一边磨练心智，从中领悟治学做人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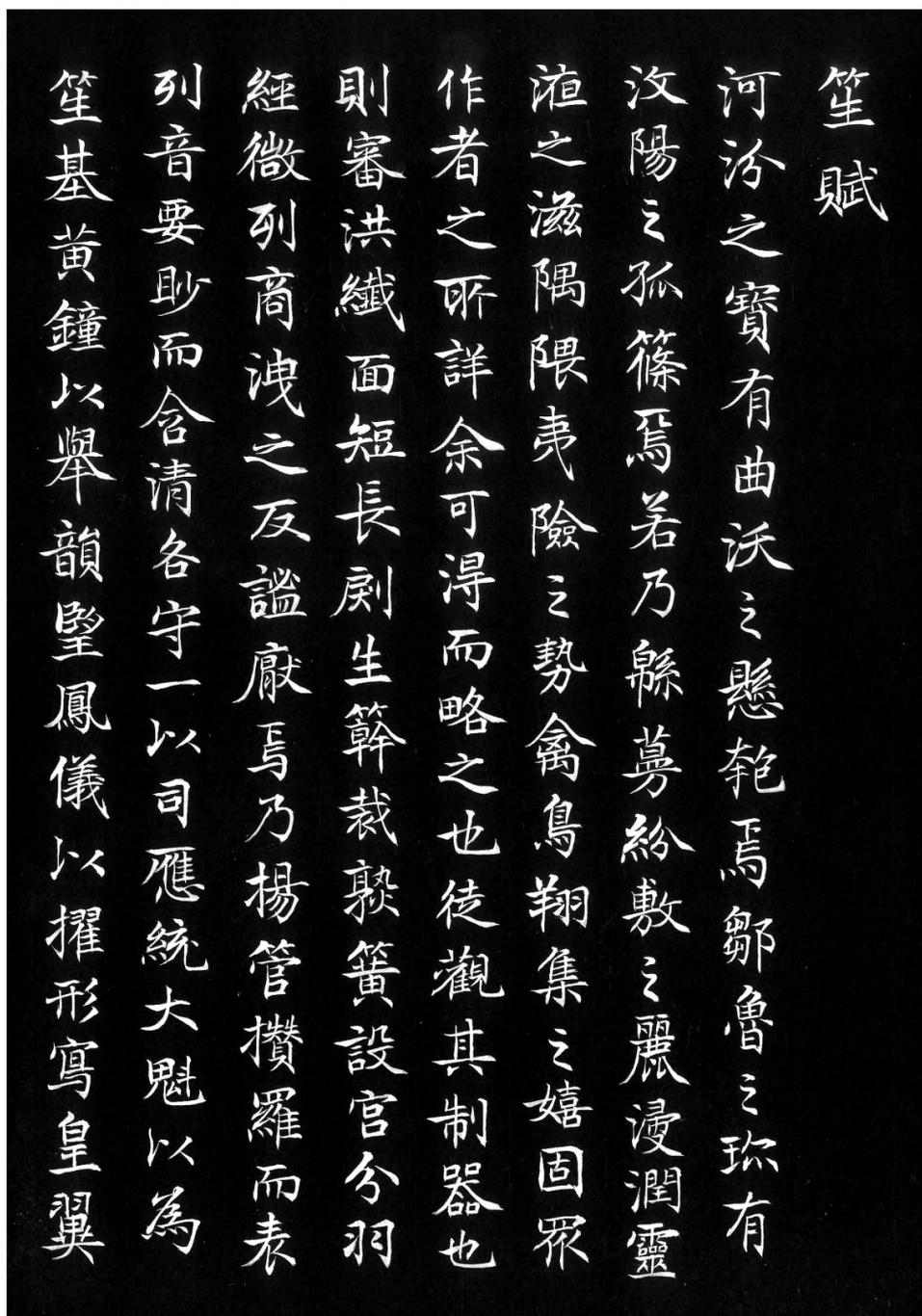
意气风发，正当少年时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第一次出访中国。3月，杭州书法班又挑出6、7人集中培训，以支持这次重要的外事活动。最后，钱少敏和另外一个同学的作品被选送到北京，参加了9月的中日文化展览。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宣告两国邦交正常化。1973年，钱少敏再一次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首次书法交流表演。

自1973年起，钱少敏多次受日方邀请去做访问交流。不同于现在财大气粗的中国，那时候，国家真的没钱支持这样的文化学术往来，往往是作品送到人未成行。1975年，日本岐阜市决定自己一方出资发出邀请，钱少敏才得以和自己的书画作品一同出访日本。1979年，杭州岐阜正式缔结友好城市。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全中国百废待兴，学校教育也开始走入正常轨道。为了配合学生习字，1977年，浙江人民出版社联系上年仅16岁的钱少敏，希望他能配合出一本字帖，作为学生临摹的范本。总共花费了6个月，这本由钱少敏全部亲手书写的《贴》出版问世了。《贴》很成功，首刊就发行了120万册，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钱少敏获得出版社支付的80元人民币，是对他写贴的工本费的补偿，没有任何版权，如今这是完全没法想象的。不过当时这对钱少敏的书法追求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下接第B6&b7版 →)



▲钱少敏先生作品：小楷 笙賦